

大學之道（一）：非政治角力場

大學是學術中心而非政治角力場，本身沒有政治傾向。作為大學校長，我絕少在具爭議的政治議題上發表個人意見，盡量保持中立，以確保持不同意見的師生在校園內有最大的言論自由與空間，但底線是要守法和尊重他人權利和感受。

反修例街頭衝擊活動已持續近三個月，我與大多港人對不斷升級的對立緊張局面感到十分痛心、疲累和憂慮。我曾先後三次向全校師生發出家書，呼籲各方要保持理性和平，提醒他們要注意自身及他人的安全，遠離暴力地點。學校會盡力為有需要的師生提供心理輔導及支援其他適切的所需。見到僵局一直未能突破，焦慮不安，我破例在與學生會代表見面被問及時，回應了自己對民間幾個訴求的看法，及嘗試提出可行的平息方案。

我仍相信絕大部分反修例示威者都是理性與和平的（只有極少數為激進勇武派、有收錢或受外國勢力操控），他們的初心是容易理解的。但由於特首於6·12遊行後只宣布修例「暫緩」及「壽終正寢」而非「撤回」，引起其後不斷升級的堵塞道路、破壞公物及衝擊警方的暴力行爲。也因示威者不滿部分警察執法時過分使用武力及選擇性執法（特別是元朗黑夜事件），令整個對立的焦點漸變為追究警察濫暴過失，示威者順勢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及其他政治訴求。

無疑在一些示威衝擊活動，表面信息顯示警方部署有不足甚至失當，也有個別警務人員涉嫌濫權。這都應透過不同途徑作追究，將證實有違規之警務人員處分。但示威者不應基於部分警察可能錯失而作報復，將暴力延續或升級，甚至超過社會可接受的底線。

雖然我個人認為特首宣布「撤回」與否沒有多大實際意義，但民調顯示近八成市民有此訴求，因此政府可作妥協成本極低的答應。正如筆者之前公開提過，特首因一些顧慮不必自己提出「撤回」，但可透過立法會主席確認這個有法律效力的字眼。

獨立調查委員會不重複監警會職責

至於成立法定獨立調查委員會，香港市民有知道事件真相的權利。委員會由大法官主持，並非只針對警隊，也調查其他主要參與者，以宏觀角度找出造成嚴重衝突的主因、責任和未來路向，讓我們從歷史中汲取教訓，重建共識。由於不會重複監警會的職責，因此警方理應不會反對這個全面真相調查。另外，委員會聆訊過程曾接獲的供詞是否能成為日後法庭的呈堂證供，相信只是小的法律技術性問題，可以解決。

我本來認為8·18和平遊行後，原是特首提出「撤回」及承諾風波平息後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最佳降溫時機，能短期內緩和社會緊張氣氛、遏止暴力事件的進一步惡化，表示有誠意去對談和解，也有助安撫部分溫和派或沉默的示威者。但至今這個良好意願未能成事，社會緊張氣氛持續。特首的苦衷至今仍難令廣大市民理解，眾說紛紛。解鈴還須繫鈴人，政治問題始終要用政治方法解決，雖然面對困難與阻力，政府有責任採取更多主動化解短期困局的方法。

和平抗爭成功機會高於武力抗爭

無論如何，我相信政府不會因暴力而作更多妥協，恐怕只會增強鎮壓。我始終不認同暴力能達到目標，而暴力所帶來的後果未必和原意相同。民眾運動需要道德力量，不要「為暴而暴」。有文獻已證明和平抗爭成功的機會遠高於武力抗爭。

我呼籲各方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暴力，避免墮入惡性循環。彼此應盡快理性對話尋求共識與出路，以理服人，化解當前的僵局。我們也要盡快解決長期累積的深層次矛盾，讓社會重新出發。停止撕裂，我們都是一家人。

下期我將探討人文素養與慎思明辨能如何超越政治力量，以尋回真智慧、愛與團結。

(原題：停止撕裂，我們都是一家人)

文———何順文香港恒生大學校長